

紫微青春馆
ZISE
紫微
家·花·月

胆小鬼
系列03

当千千万万个恐怖的触角走向一段畸恋……

我们接近的到底是真相，

还是死亡？

周德东
Zhou De Dong
著
Zhu

胆小鬼



官方授权
正版发行

中国恐怖小说第一人周德东，
一部集**悬疑、争议、命运、神秘学、畸恋**为一体的经典巨著！

持续热卖畅销 50 万册经典纪念版，
本土惊悚悬疑热评榜第一书！

CIS 湖南人民出版社 铸就史上最感人肺腑的悬疑小说！

奇遁甲

周德东
Zhou De Dong / Zhu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奇门遁甲 / 周德东著.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438-9300-9

I. ①奇…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2504号

奇门遁甲

编 著 者 周德东
责任编辑 夏新军
特约编辑 猫 鬼

总 策 划 周 政
执行总策划 王雄成 杨小刀
封面设计 李小清
版式设计 李映龙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960×660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8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9300-9
定 价 26.80元

营销电话: 0731-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目录

引子：死胡同 ----- 001

第一章 ----- 006

- 第1节：古怪的传真机 007
第2节：北方 018
第3节：似乎有个人 024
第4节：神秘力量 031
第5节：妈妈出差了 036
第6节：神秘短信 044
第7节：脚印 047
第8节：另一个女孩 053
第9节：空位 057
第10节：跟踪狂 063
第11节：目击 069
第12节：常役 077
第13节：相貌比对 080
第14节：尾行被尾行 084
第15节：一双新皮鞋 088
第16节：更改 094
第17节：显形 102
第18节：函授 104
第19节：泪 106

第二章 ----- 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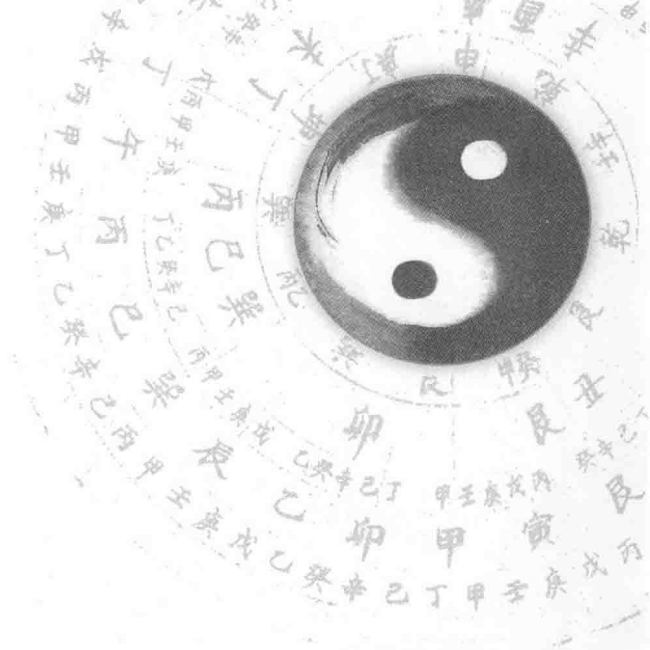
- 第1节：初见北方 113
第2节：另一个“我”在干什么 122
第3节：母亲的质问 130
第4节：一块橡皮，在错误上舞蹈 134
第5节：锵锵四人行 138

- 第6节：硬上弓 142
第7节：听不懂的话 145
第8节：他和他 149
第9节：他和他 161
第10节：两个尾行者 165
第11节：我遇见了我 173
第12节：他们 179
第13节：越狱 183

第三章 ----- 191

- 第1节：寻找一个梦 192
第2节：消失了 196
第3节：宾馆 205
第4节：跟踪 209
第5节：无法告诉 214
第6节：破鞋 220
第7节：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推进 225
第8节：这么多牵挂的人 229
第9节：最后的办法 232
第10节：最后一天 234

第四章 ----- 241



引子：死胡同

“妈！——”

一声惨叫，倒地身亡。

北京。

胡同纵横交错，长长短短，宽宽窄窄。

芍药地一带，有一条特殊的胡同，它拐了九个弯，最后却是死路一条。这有点像人生。

附近居民都叫它“死胡同”。

几年前，死胡同被打通了。这样一来就和人生有了不同，人死能复活吗？

从死胡同走过去，是芍药地菜市场，很大，终日讨价还价，吵吵嚷嚷。混杂着蔬菜的土气，水果的香气，水产的腥气，肉类的血气。

不过，大家依然习惯地称它为死胡同。

死胡同长长的，窄窄的，显得很静谧。

灰墙灰瓦，显得有些冷清。朱红的门都关着，很少有行人走过。一些鸽子在屋顶上咕咕地叫，忽而呼啦啦飞上天空。

两年前，也就是2005年6月29日晚11点24分，农历五月二十三日，乙酉年壬午

月甲申日子时，一个女工下夜班回家，经过死胡同，当时正下着倾盆大雨。天上突然炸了一个惊雷，她一头栽下自行车，被雷劈死在第五个拐弯处。老公等不回老婆，出门寻找，在死胡同里看到了一具焦糊的尸体，仰面朝天，弯着双腿和双臂，如同烧死的人一样。他认不出这个人是谁，却认识那辆自行车，一下就跌坐在雨水中，双臂伸向天空，号啕大哭：老天爷啊，你为什么选中了她！……

死胡同地势不高，而且，两旁都是平房，附近也没有什么高大建筑物，甚至没有一棵树。这个女工穿的是雨披，并没有撑伞，她为什么就偏偏被雷击中了呢？

同年的8月11日下午3点半，农历七月七日，乙酉年甲申月丁卯日申时，雨下得越来越大，一个修鞋的老人只好收工回家。天上电闪雷鸣，家家关门闭户。老人背着工具箱，在死胡同里缓缓朝前走，突然一道电光从天上劈下来，老人叫都没来得及叫，一头倒在地上。他也是仰面朝天，弯着双腿和双臂，全身黑乎乎……

这个老人没儿没女，没人哭喊着质问老天爷。

这个老人被劈死的地方，也是第五个拐弯处。

北京这个城市太大了，房屋如海，胡同如网。两次炸雷，在同一条胡同，同一个地方，两个月一先一后劈死两个人，这种巧合的几率是亿万分之一。

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个奇闻怪事。

气象局两位雷电专家专门考察了这个地方，最初，他们以为这条胡同的地下有金属矿藏。可是，经过勘探，排除了这个推测。直到最后，他们也没有发现什么奥秘，只好不了了之。

后来，一到阴雨天，死胡同就很少有人露头了。就是晴天，大家走到第五个拐弯处，心里也觉得疙疙瘩瘩。大家都说这个胡同之所以接连劈死两个无辜的人，都是因为名字不吉利。

这能怪谁呢？

这条胡同在的正式名字是：通达胡同。地名办公室三年前就确定了。可是，就像我家乡小镇的人都叫我周二，却没人叫我周德东一样，你若问死胡同的居民，通达胡同在哪里，估计一半的人都会挠着脑袋说不知道。

后来还有传说，半夜时，有人经过死胡同，在第五个拐弯处，看到一个全身

闪着电光的人，双腿弯曲，双臂弯曲，怪模怪样地徘徊。嘴里还喜滋滋地叨咕着：我中彩了，我中彩了……这都是老百姓的演义，不可信。

2006年，死胡同平安无事。

2007年4月23日，农历三月十四日，丁亥年甲辰月丁亥日。

桑丫去菜市场买菜。

这一天，她的心上人娄小娄过生日，她要亲手给他做一顿丰盛的晚餐，为他庆祝。

为此，今天她没有去上学。她是去年9月份来北京的，在中医药大学读一年级。她住在一个叫花都的小城市，在北京的南边，千里之外。今年她17岁，属马。

这个女孩的脸蛋不算漂亮，不过，她身材颀长，气质文静。今天她穿着一条蓝色牛仔褲，白T恤，学生头，简简单单。一般说来，只有在内心做加法的女孩，才会在外表上不停做减法。当你和她擦肩而过的时候，如果碰巧她抬起头来，你看到她那双淡定的眼眸，就会知道，这个女孩不能轻视。

她住在芍药地一带的浩鸿小区。从南门出来，走过过街天桥，就是那条死胡同。穿过大约1000米的死胡同，就可以走到芍药地菜市场。实际上，浩鸿小区北门出去，马路对面就有一家副食商场，那里面，蔬菜水果肉类蛋类，什么都有，不过价格比较贵，因此，现在桑丫专门跑到南面的芍药地菜市场去采购。

娄小娄早晨打来了电话，说晚上等桑丫放学之后，接她去三里屯南街的“咱家”吃晚餐。桑丫表面上同意了，背地里却忙起来。她要给娄小娄一个惊喜。这个女孩从来就不爱口头表达什么。

她准备做一桌她的家乡菜：棒棒鸡，冰糖肘子，干烧岩鲤，锅巴肉片，清炖牛尾汤，赖汤圆……

天阴得严严实实，雨哗啦啦地落下来。她举着一把黑色的雨伞，走出小区，经过过街天桥，进入了那条死胡同。

胡同里没有一个人，如同一个无人居住的空巷。千条雨丝，万条雨线，砸在地上绽出千万朵雨花。

桑丫经过胡同里的老门老墩，走过第四个弯的时候，抬头看了看天。她不知道这个地方曾经一先一后劈死过两个人。乌云压在头顶，就像一张巨大的

脸，死死盯着人间。毫无表情，天意难测。

雨越来越大，满世界只有水声。

她到达菜市场的时候，雷在万丈厚的乌云里来回跑动，似乎在人间寻找着什么人。

菜市场空空荡荡，只有她一个顾客。多数摊主都回家了，剩下一些摊主缩在铺位里，有的在聊天，有的在打牌。

桑丫买了很多菜，几乎都要提不动了。

她刚刚离开菜市场，忽然想起刚才买的一捆葱没有拿，就返了回去。如果没有这捆葱，接下来的一切都可能改变。回到摊位前，小贩没等她说话，就把那捆装在塑料袋里的葱递给了她，她谢了摊主，走了。

乌云压得越来越低了，天地间无比暗淡，就像天快黑了一样。突然，一道闪电把黑乎乎的天幕从东到西撕开，如同一个巨大照相机在闪光，于是，这个城市里所有的生灵都被摄入了一张神秘的胶片里。接着，响起一声惊雷，好像就是在桑丫头顶炸开的，整个城市都抖了一下。桑丫拿伞的胳膊一麻。她吓了一跳，小跑起来。

走着走着，她的手机短信响了。她用脖子夹住伞，腾出一只手，把手机掏出来，打开短信看了看，是娄小娄发来的：

桑丫，你在哪里？下雨了，待在学校里不要乱跑，尤其不要去那条死胡同。前年，曾经有两个人在第五个拐弯处遭到雷击！娄小娄。

桑丫抬头朝前看了看，又朝后看了看，她现在站立之处，正是第五个拐弯处！

死胡同里还是没有一个人。

她敏感地抬头朝天上看了看，不知道看到了什么，双眼一下就瞪圆了，喊了一声：“妈！——”接着，“咔嚓”一个惊雷，对准她直直地劈下来，她一下就倒在地上。

一个青春的女学生，转瞬就变成了一具焦黑的尸体。

那些菜散落一地，都被烧焦了。雨伞只剩下了根柄，黑乎乎的，七扭八歪，很像从古墓挖出的一件兵器。

和前两个不幸者一样，她的双腿弯曲，双臂弯曲，一双黑洞洞的眼眶，似乎还在惊恐地瞪着天上的什么东西。

这一刻是9点零4分。

第三个人在死胡同被雷击身亡。

次日，雷电专家又来了，他们查勘了一番，回去了。他们无能为力。下雨天，如果雷电专家走在户外，也有可能遭到雷击。老天爷不管你是总统还是平民，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不管你是雷电专家还是修鞋的。

不知是来自哪个方面的干涉，这一次雷击事件，媒体并没有报道。

桑丫死了之后，死胡同里的一些居民先后搬走了，他们把房子租给了外地来京人员。这些租户住了一段时间，陆续也听到了三次雷击事件的传闻，很多人宁可不退房租也要搬走。

死胡同越来越没有人气。一些草从墙角砖缝探出头来，越长越高。一些野虫也陆续滋生，纷纷爬出来，在死胡同里大摇大摆地穿行。

如果你来北京，在晴朗的天气里，我可以带你去探视一下这条诡怪的死胡同。它离我现在工作的《青年文摘·彩版》编辑部不太远。

第1节：古怪的传真机

夜里，娄小娄做了一个怪梦：

他梦见自己在湖边钓鱼。那个地方熟悉又陌生，好像什么时候来过，却怎么都想不起来。四周怪石嶙峋，古树参天。一两只乌鸦在叫：“嘎——嘎——嘎——”只听见它黑暗的声音，却看不见它黑暗的身影。

天地间，只有娄小娄一个人。

过了好长好长时间，依然不见鱼上钩。

娄小娄有些不耐烦了，准备收拾渔具回家。从梦中古怪的湖畔，回到现实中北京的家，他并不知道该怎么走。

这时候，天色突然暗下来，并且起了风。草丛里有一只什么动物一闪即逝，似乎在仓皇逃命。天上不停地闪着电光，却无声，就像一只宇宙的灯泡，由于电压不稳，忽明忽暗。

平静的湖水开始动起来，越来越汹涌，很快就成了惊涛骇浪。娄小娄惊呆了，直直地盯着水面，预感到了要发生什么。

突然，有个东西在水中“轰隆”一声冲出来，身体几乎和湖面一样大！娄小娄吓得一哆嗦，想跑却站不起来。

这是一只巨大无比的乌龟。它的肚皮是黄色的，壳是黑色的。它没有眉毛，光秃秃的眼睛阴郁地盯着娄小娄。

娄小娄傻傻地和乌龟对视，不知所措。

它慢慢转过身去，娄小娄看到了它水淋淋的脊背，上面隐约有一个圆形的图案，配着繁体字。

还没等娄小娄看清楚，这只巨大的乌龟就慢慢地降下去了，湖水涌动了一阵子，终于恢复了平静。

接着，天上传来童声吟咏：

阴阳逆顺妙无穷，二至还归一九宫。

若能了达阴阳理，天地都来一掌中。

……

娄小娄从梦中惊醒过来。

卧室里黑乎乎的，没有一点声音。

他爬起来，摸到手机看了看，午夜12点。他躺下去，一边回想梦中那个奇怪的图案和歌谣，一边闭上眼睛，想继续睡去。他是北方中医医院的医生，接触过一点《易经》，他知道，那个图案是八卦图，那着歌谣是著名的《烟波钓叟歌》。

他翻个身，四仰八叉地躺着，感觉很舒适。

他离婚三年了，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

前妻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女人，离婚完全因为娄小娄。娄小娄是一个讨女人喜欢的男人，1.78米的个子，一双温和的眼睛，高挺的鼻梁，厚墩墩的性感嘴唇，风一样清爽的笑容，身上淡淡的来苏尔味道……

他太博爱了，身边的女人越来越多，织成了一张网，他几乎整天在这张网里游来游去。明明一转身就可以成为漏网之鱼，他却不愿意。

如果换一个女人，找了这样一个老公，肯定要吵闹，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她却不，她意识到，她不可能改变这个男人，就像无法把一棵麦子变成一棵谷子，于是安静地离开了他，去了美国。

虽然娄小娄爱女人，却并不是色鬼类型，应该算色仙。他不放浪。离婚之后，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里，他都是一个人生活。

一个人。一个房子。一个世界。

太安静了，就会有声响。

娄小娄竖起耳朵听了听，好像是书房飘过来的，是传真机的声音：“吱吱啦啦……”就像一个动物，在慢腾腾地吐着什么东西。

他坐起来，披上衣服走出去，打开书房的灯，传真机果然吐出了一份文件。没有对方的电话号码。他拿起来，是一张文王八卦图。

文字描述了奇门遁甲地盘的空间模型：坎，北方，代表水，月。离，南方，代表火，日。震，东方，代表雷，动。兑，西方，代表雨，泽。巽，东南，代表风，散。艮，东北，代表山，固。乾，西北，代表天，父。坤，西南，代表地，母。

这是谁发来的？

在这样的深夜里，一份来历不明的传真，让娄小娄有一些不安。

他慢慢走回卧室，开始琢磨刚才的梦以及这个传真，似乎有什么玄机。

应该说，娄小娄曾经对奇门遁甲很感兴趣。小时候，他经常听人说：学会奇门遁甲，可以“穿墙遁地”。不过，你要是学习这门奇术，就必须钻透它，否则就会疯掉。大学时代，他学过一点奇门遁甲，由于它过于高深复杂，后来放弃了。

不过，他至少知道，传说中，最早的奇门遁甲，就是一只元龟巨鳖送给人类的。轩辕黄帝和蚩尤在涿鹿大战，无法取得胜利，梦见天神，欲传授符诀，于是筑坛祭祀。水中浮现一只元龟巨鳖，嘴里衔着一册书，似皮非皮，似绸非绸，文字是血写的。黄帝根据它，排兵布阵，最后打败了蚩尤。这就是《奇门遁甲》了。

娄小娄相信，像奇门遁甲这样揭示宇宙玄机的方法，并非哪个圣贤创造，而是在远古时代，某种神秘之物赐予人类的。

可是，自己为什么莫名其妙地做了这样一个奇怪的梦？醒来之后，为什么那么巧就接到了这样一份传真？

如果说，梦是没有逻辑的，睡着之后，什么梦都可能做出来，那么，现实中为什么就出现了一个跟梦境相配的传真呢？这绝不是偶然了。

如果说，传真发错了，这也是经常有的事，那么，为什么梦中出现的情景偏偏就跟这份传真呼应上了呢？

奇门遁甲被称为“方术之王”。

近年来，它成了探索中国神秘文化热潮的一个焦点。

娄小娄早就想静下心来，重新学习这门伟大的预测术，以便掌握未来，为

自己的每一个决定做出趋吉避凶的时空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奇门遁甲是一门决策学。可是，他一直忙于尘事，没有实现这个想法。

不过，如果梦里的那只乌龟，真是某种征兆；如果某种神秘力量，每夜都用传真的方式，教授他奇门遁甲——他肯定害怕。他还是希望买一本有关奇门遁甲的书，在家里静静阅读，旁边再有一个女孩红袖添香就更好了。

第二天，娄小娄跑了几家书店，想买一本奇门遁甲辅导书，却发现这类书很少。现代人整天忙忙碌碌，买书也是彩票指南、凶杀猎奇、爱情三十六计之类。几乎没人关注奇门遁甲这类玄书，它让人们感到不具体，不现实。偶尔看到一两本，写得也是云山雾罩，让人根本看不懂，或者作者本身就是一知半解。

这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看电视，手中拿着遥控器，不停地换台。

他的电视有80个频道，其中58个频道有节目，竟然没有一个好看的。接下来的12个频道就是雪花了。

今天，娄小娄意外地发现，第64频道竟然出现了影像！屏幕左上角的台标是一个太极图，一个穿中式对襟服的老人，他面容清癯，坐在台上在讲课，他的背后是深邃宇宙的背景。影像很模糊，似乎来自于一个遥远的时空。噪音很大，娄小娄隐约听到，他在讲九宫格与天上星座的关系。

娄小娄急忙拿起电话，打给了一个叫林要要的女孩。这个女孩是一家制药厂的“医药代表”，通俗地说，就是到各个医院推销药品的，她一直在追求娄小娄。

娄小娄：“你在哪儿？”

林要要：“我在家呀。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娄小娄：“你赶快打开电视，看看有没有一个太极图标志的台？”

他听见林要要打开了电视，搜索了半天，才拿起电话对他说：“没有啊。发生什么事了吗？”

娄小娄愣住了，说：“没事儿……”

放下电话，他再看电视，屏幕上已经满是雪花了，吱吱啦啦在响。那个老人不见了，那个台也不见了。

他关掉了电视，一直在发呆。

过了一会儿，他不甘心地再次打开电视，寻找那个诡异的台，没有。58个频道之后，都是雪花。

这天半夜，娄小娄又听见书房里传来“吱吱啦啦”的声音。他跑过去，看到传真机又吐出了一份文件：

492

357

816

戴九履一，左三右七，四二为肩，八六为足，五守中央。

娄小娄面对这组数字，琢磨了很长时间。这是一个三级幻方，不论是正方位，还是对角线，三个数字加起来都是15。

抬起头，仰望浩瀚的夜空，心中充满迷茫。

繁星远远近近大大小小明明暗暗。

天上有九组最亮的星，给古人辨别方向：

正北方是一颗北极星，正南方是九颗一组的天纪星，正东方是三颗为一组的河北星，正西方是七颗为一组的七公星，东北方是八颗为一组的华盖星，东南方是四颗为一组的四辅星，西南方是两颗为一组的虎贲星，西北方是六颗一组的天厨星，正中央是五颗为一组的五帝座。奇门遁甲的数字神奇排列方式，与天上九组星的数字、格局完全一致！

娄小娄有一种预感——自己似乎接近了某种人类之外的神秘事物。

他伸手把传真机的电话线拔下来了。

第三天半夜，娄小娄又被一种奇怪的声音弄醒了。他猛地睁开眼睛，辨别出声音还是从书房传来的：“吱吱啦啦……”

他披上衣服下了地，走进书房，打开灯，顿时瞪大了眼睛——传真机又吐出了一份文件！发传真者还是没有留下电话号码。

这一次，传真讲的是奇门遁甲地盘的时间模型：

把十天干的甲藏匿起来，于是神妙无穷。剩下九干，占领九宫。

讲阳遁阴遁总共十八局……

娄小娄朝传真机的后面看了看，顺着电话线，在桌子底下找到了昨天拨掉

的插头，它在地板上静静躺着。

· 娄小娄瞪大眼睛在房间里扫视了一圈，没有任何异常。

他呆住了。

· 他仿佛看到了这样的场景：水泥地上，躺着一个咽气多时的死人，他突然张开嘴，操着某个地方的口音说：“我告诉你一个事情……”

第三天早上，娄小娄把传真机装进箱子，抱下楼，放在了银灰色的宝来轿车上。

接着，他给林要要打了个电话。她在制药厂，制药厂在远郊。

· 娄小娄：“你等我，我马上到你那里。”

林要要：“尊贵的娄医生，你怎么突然想到光临我们这个小厂呀？”

娄小娄：“我给你送礼。”

林要要：“别开玩笑，都是我们这些药品推销员给医生送礼，哪有医生给我们送礼的！”

· 娄小娄：“你收下这个礼物，就算帮我了。”

· 说完，他驾车直奔制药厂而去。他巴不得把这台传真机送得越远越好。

· 他到了制药厂的时候，林要要已经在门口等他了。看得出来，她刚刚精心打扮过，身上有一股浓郁的香水气。

· 娄小娄下了车，把传真机搬下来，说：“就是这个东西，送给你们的。”

林要要：“这是哪来的呀？”

娄小娄：“我家的。”

林要要：“怎么不要了？”

· 娄小娄：“买了一台新的，没地方放置它。”

林要要：“我怎么觉得怪怪的……”

· 娄小娄：“你不帮忙是不是？”

林要要：“这是哪儿的话！走，进去喝杯水吧，跟我们厂长见见。”

· 娄小娄：“不了，我回去还得上班。”

林要要：“你的脸色不太好，最近干吗了？”

娄小娄：“失眠。”

· 林要要：“晚上我带你去吃，补补吧？”

娄小娄：“我不需要，谢谢，我得走了。”

林要要：“别走哇，我还想问你呢，昨天晚上那个太极图电视台是怎么回事呀？”

娄小娄已经钻进了车里，他回头看了林要要一眼，说：“你要好好看管这台传真机，有什么情况告诉我。”

林要要大声说：“我什么时候能请你吃顿饭呀？”

娄小娄留下了一股尾气。

回到北方中医院，娄小娄走进他工作的针灸科，已经有患者在等了。是个老人，穿一件中式对襟服的老人，面容清癯。

娄小娄仔细看了看他，问：“您怎么了？”

老人指了指嘴巴，然后在纸上写道：这里好像被什么堵住了。

三天后的晚上，林要要终于把娄小娄请了出来，一起吃晚餐。

吃饭的地方在三里屯南街，叫“咱家”。木箱，旧书，老式收音机——很有特色。

林要要是一个像男人爱女人一样热烈地爱着男人的女人。

她坐下就说：“我今天请客，跟业务没关系。我请的不是一个大夫，而是一个男人。”

娄小娄：“我来赴宴，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医药代表，也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女人，而是因为——我贪吃。”

服务员端上菜来。这个地方不需要客人点菜，店家给你搭配。

林要要说：“我感觉，你最近的神态有些不一样哎。”

娄小娄淡淡地说：“怎么不一样？”

林要要说：“好像……好像出了一趟很远的门刚回来，很累的样子，让人心疼。”

娄小娄说：“我挺好的。”

林要要说：“你现在跟谁在一起？”

娄小娄说：“一个人啊。”

林要要坏坏地笑了一下：“不可能总是一个人吧？”

娄小娄也笑了：“百分之九十八的时候，我是一个人。”